

傾心養育的兒子突然從身邊消失，無妄之災摧毀了原本幸福美滿的家庭。無法治癒的創痛，令丟失孩子的父母們從此踏上了大海撈針式的萬里尋子路。

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，相同的遭遇讓他們走到一起，無論颶風下雨，無論前路坎坷，他們結伴同行，輾轉前進。散發尋子卡片，懇求社會協助，之後又匆匆趕往下一個城市——滄桑和悲痛，寫在他們每一個人的臉上，憔悴中透着堅韌。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追蹤一群尋子路上的父母，感受到了他們內心深處微弱而又執着的呼喊。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、魯欣

自河北的楊增建08年秋天丟了兒子天賜後，近兩年來，全程參與了各地的尋子活動。今年初，他們開着一輛掛滿橫幅的尋子車從北到南，輾轉10個省份，跑了近10萬公里。楊增建說，全國就只剩新疆和西藏沒有去了，但至今仍沒有孩子的半點線索。

一定找到你：傾家蕩產也不惜

剛丟孩子那兩個月，楊增建跑遍了河北、河南的每一個村落，但卻一無所獲。加入「尋子聯盟」後，他們將活動主要放在大城市。「每個村都跑，不現實，在大城市不僅能提醒其他家長看管好小孩，還能造成社會影響，給警方施加壓力，促使他們下更大力氣找孩子。」

為了尋子，楊增建地也不種了，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，還借了10萬多元的債。老婆和岳母見尋子無望，也都離他而去。即使如此，楊增建卻不曾打退堂鼓。他紅着眼眶告訴記者：「養了8年的孩子，能不心疼麼？我就是為這個孩子而活着的。以後就算親生父母都背棄我了，也阻止不了我找孩子的路。」

尋子，也不光只是為了自己的孩子，楊增建經常會給各地天橋、火車站附近的流浪兒童拍照，傳到網上，或許裡面就有其他父母丟失的孩子。哪裡有小孩被解救出來，他們也會趕過去，或許能從人販子那裡找到自己的小孩。更多時候，在路上的意義，僅僅是冥冥中離孩子更近一步。除了孩子，陝西來的馮爸爸對自己的未來毫無打算：「其他事我都已經管不了了，在外面跑一天，起碼對孩子是盡心盡力了一天。」

紅色手袋，黑色挎包，胸前後背貼着兩個男孩的彩印照片，這是尋子的河北媽媽王妹芝15年來第8次來到福建——被拐兒童主要輸入地之一。到了福建，這些來自不同地方的失子家長心中，希望與痛恨就更加強烈。孩子，可能就在這裡。

15年在路上：仍將繼續走下去

「我也是在找孩子的過程中才慢慢知道，這裡居然有這麼多人家要買小孩。」1995年9月28日，王妹芝的兩個兒子張佳元、張開元在村裡一起被拐走。從那天起，王妹芝和丈夫再也沒上過班。

從福州顛簸了5個小時到泉州安溪，已經是晚上10點多。這群家長中，尋子時間最長的王妹芝很受尊敬，吃什麼住哪兒，大家都看着她拿主意。

又往前走了一段，王妹芝看定了「茶農農社」。兩間房，每張床不到20元，「挺好的，我們經常四五個人擠一張大床。」王妹芝背過臉去，悄悄抹了一把眼淚。比找住宿更為難的是吃飯，一天只吃一頓飯是常態。

一旁的李妮也紅着眼睛，手中的香煙靜靜地燃着。每到晚上，李妮就特別想念兒子邢夢卓，「抽煙才不會煩躁。」邢夢卓是在家門口被拐走的，邢家人頓時失了神智。「聽到哪兒算命準，哪兒的菩薩靈，二話不說馬上去問。」其實李妮心裡清楚，算卦和菩薩都是心理慰藉，但她需要這種慰藉。「孩子丟了一年多，我算了不下100次。人家說邢夢卓在什麼方向，我馬上就去找，錢也花了不少。」

尋子：茫茫人海終不悔

制度缺失增障礙 殷望全民施援手

「我能做的只有不停地找！」



15年苦尋一對男孩的王妹芝(右)拭去丟兒不久的安溪媽媽吳樹蓮的淚水。

香港文匯報特約通訊員朱興鑫攝



人販子控制幾個拐來的兒童上街乞討。



為尋愛子常年奔波的傷心父母們在街頭呼籲社會關注。



孫子被拐後淪為街頭乞兒，楊阿婆傷心欲絕。

全民DNA入庫？困難重重 希望渺茫

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孩子，無異於大海撈針。不久前公安部公佈的數據顯示，從2009年4月9日至今年10月底，各級公安部門共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17,673人，採集疑似被拐兒童血樣13萬份、失蹤兒童父母血樣3.4萬份。

但家長們認為，實際數字遠遠大於13萬。全民DNA入庫，是楊增建們的「終極建議」。在他們看來，只要孩子還活着，這樣的全国性排查就一定會有結果。但一位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，打拐行動從上到下都短缺經費。「小案3至5萬元，團伙性案件經費至少百萬，DNA入庫費各地自行負責，地方公安根本承受不了。」該人士續稱，全民DNA入庫還涉及民眾隱私，如在中國推動，阻力和困難無法想像。

挨膠棍 關黑屋 家長籲尋子「合法」化

在常年尋子的路上，對於吃不飽穿不暖，家長們都能忍，但最令他們心寒的，是因找孩子時而被當做不安定分子，被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「罪名」。「每走一個地方都要『協調』，沒有哪一次能痛痛快快地搞活動。」最不順的時候，家長們挨過膠棒子的驅趕，今年初在東莞某派出所，9名家長被關在一個倉庫裡近24小時。

在南京，這群父母也曾跟城管發生過爭執。城管不僅阻止媒體現場採訪，還要沒收他們的尋子橫幅。今年3月，楊增建聯繫了十幾個父母到北京，向公安部陳情並提出3項要求：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打拐行動的節目；成立正式的打拐日；保障尋子父母的合法權益。

冀成立「全國打拐日」

07年初在深圳丟失孩子的孫海洋，輾轉來到安溪和家長們匯合，他稱出門一趟很不容易。由於多次進京反映尋子問題，他已成為警方的重點「關照」對象。「他們找了保安公司，每天9人三班倒，就在我家門口。亞運火炬傳遞從我家附近的大路過，他們特別來交代叫我不要去看，估計是怕我發傳單掛橫幅吧。」有人直言不諱地「警告」他，出去找孩子就是給警方丟人。

尋子18載 親兒拒認母

「小寧！小寧！……」面對葉金秀的聲聲哭喊，肖文皇(化名)有些不知所措。眼前這個蒼老的女人，實在沒法與自己模糊記憶中的那個母親聯繫起來。18年了，葉金秀終於在福建石獅市找到了兒子，然而命運卻跟她開了一個更大的玩笑：孩子不願意跟媽媽回家。

1993年的一個下午，5歲的呂建寧在福建南平政和自家附近失蹤，從此，葉金秀踏上了一邊撿垃圾一邊找兒子的漫漫長路。不懈的努力，讓她終於找到了當年的人販子，也找到了被賣到了石獅的兒子，只是時間已過去了18年。如今，當年的「心頭肉」已經23歲，改了名字，變成了肖家的「獨生子」。

「養父母對我很好，而且他們只有我一個兒子。」面對鏡頭，肖文皇坦言和養父母的感情很深，也含糊地表

達不可能跟葉金秀回去的態度。這讓葉金秀幾乎崩潰，從角膜潰爛的雙眼中流出的，是滲着血水的淚。

更令她難以接受的是，從今年5月4日母子第一次相見後，兒子只給她打過2次電話，8月以後手機便徹底停機再也無法聯繫了。

母愛無私：只盼兒好，不求團圓

但母愛終究是無私的。「知道孩子過得好，就滿足了。我背了十幾萬元的債，總不能讓孩子還回來跟我受苦吧。」冷靜下來的葉金秀知道，自己給不了兒子像樣的生活。她說，只要肖家能對孩子好，讓孩子早點兒娶妻生子，自己就沒有遺憾了。至少，知道孩子健康地活着，已經讓許多其他的尋子家長羨慕不已。



李妮日夜想念着兒子邢夢卓。

乖孫淪乞丐 阿婆哭斷腸

尋親隊伍中，幾個操閩南口音的婦人尤其顯眼，其中就有泉州古店社區的楊阿婆。今年7月，楊阿婆的孫子楊偉鑫在自家門口丟失。一家人像沒頭蒼蠅似的找了近2個月。網絡上忽然傳來消息，說有人看到長得很像楊偉鑫的小孩出現在廈門馬巷車站附近乞討，並給楊家人發來了照片。「我孫兒健康健康的，一定是人販子弄殘的，沒有良心啊！」接獲消息後，楊阿婆第一時間趕到廈門，但是那一群乞討的孩子已經不見了。

「以前看鄰居家買小孩覺得很平常，現在才知道，這實在要不得。」面對記者，楊阿婆幾度哭昏過去。

尋子過程中，每每看到涉及青少年犯罪的新聞，

對家長都是沉重的打擊，因為誰也無法保證自己的孩子不在其中。楊增建告訴記者，一個人販子控制4、5個小孩，有的賣花有的討飯，賺不到200塊錢就不給飯吃甚至毒打。「這就是一本萬利的買賣，等手裡男孩長到15歲，控制不住了，還能最後賺一筆——黑市賣器官的話，一個腎10萬元。一想到孩子可能這樣受罪，我就幾乎要發瘋！」

拐賣升級 變偷為搶

馮爸爸則稱，中央重點打拐後，北方買一個男孩的價格從原先的幾千元漲到3萬，南方至少10萬。「因為拐小孩風險高了，成本也就高了。」犯罪分子的拐賣手段更加瘋狂，由以前的偷孩子升級為明搶，甚至用迷藥灌人，騎摩托車從老人手裡直接搶走。

記者手記：不僅僅因為「重男輕女」

歷時一個多月的跟蹤追訪告一段落，那些傷心故事仍在記者腦中揮之不去。買孩子的、丟孩子的、找父母的，同樣都是因為「愛」，卻換來自生命無從承受之重。

當我們徒步翻山數十里，摸進福建山區買童家庭傾其所有蓋起的二層小樓，看到外表光鮮裡卻空寂四壁，才明白，將所有的愛傾注在一個毫無血緣關係的男孩身上，當孩子被救回去後還想再買，才是他們最大的悲哀。

時至今日，中國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現實，8億農民心憂老無所依同樣是現實，「買兒風」經久不息，絕不只是一句「重男輕女」就能簡單解釋。最具家庭觀念的中國人，淪為拐棄兒童的悲劇製造者，背後的原因，還包括了一刀切的人口政策、貧富差距、社保缺失……

無論拐賣還是棄養，一個孩子人生軌跡的改變，至少會影響兩個家庭的命運，而上萬個孩子的遭遇將對社會造成衝擊。因此，拐棄兒童不是個別家庭的問題，而是整個社會的病灶，理應引起整個社會的高度關切。